

第三极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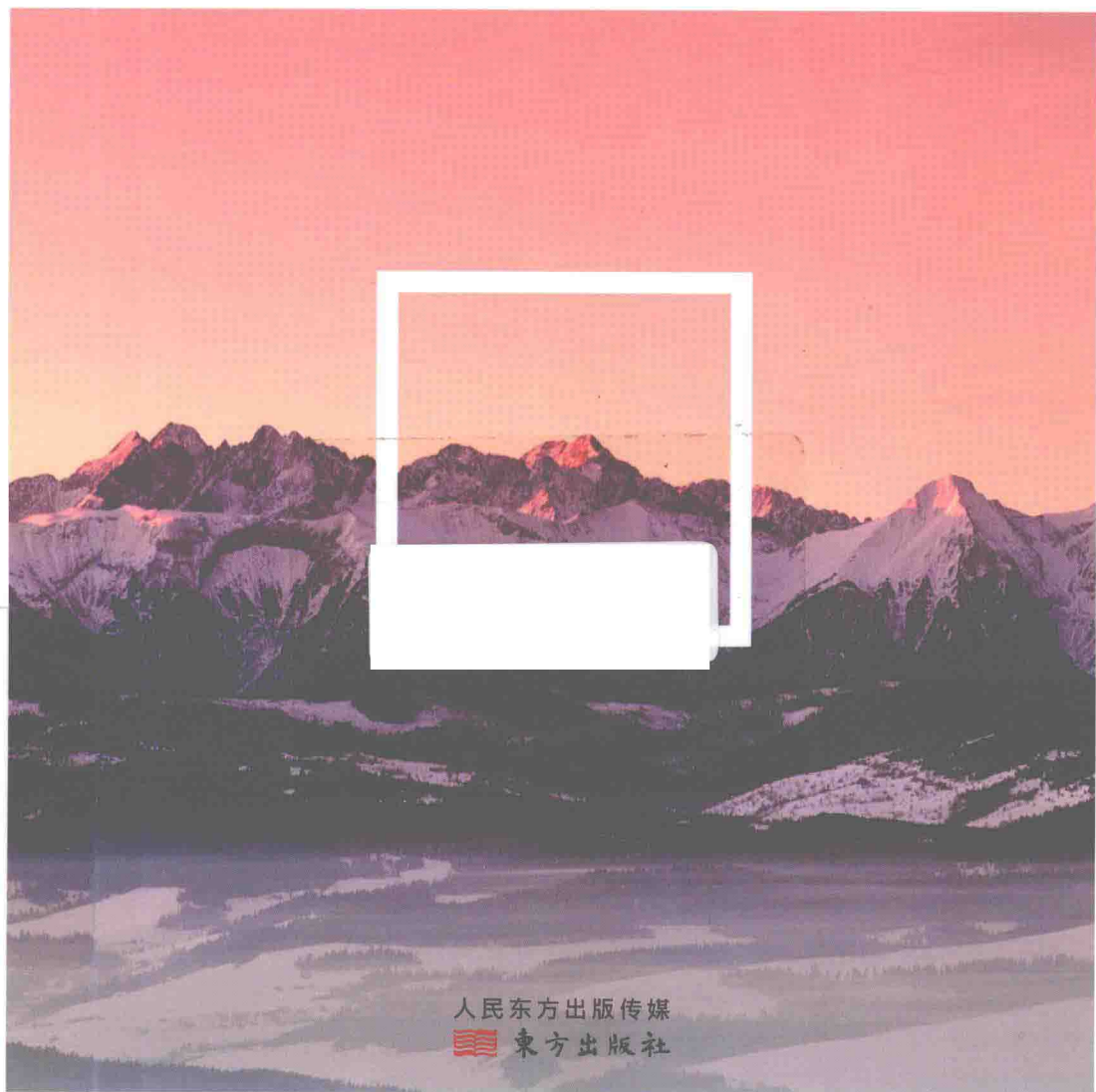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海拔

5700

The Third Pole
- I Meet You
at an Altitude
of 5700 Meters.

遇见你

张艳华◎著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

东方出版社

第三极/

我在海拔

5700

遇见你

The Third Pole
- I Meet You
at an Altitude
of 5700 Meters.

张艳华◎著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三极：我在海拔 5700 遇见你 / 张艳华 著. 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15. 4
ISBN 978-7-5060-8160-3

I. ①第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9841 号

第三极：我在海拔 5700 遇见你

(DISANJI: WO ZAI HAIBA 5700 YUJIANNI)

作 者：张艳华

责任编辑：简以宁 杨 灿
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：100706

印 刷：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

版 次：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10000 册

开 本：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：23.25

字 数：247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60-8160-3

定 价：39.00 元

发行电话：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(010) 64258029

什么是第三极的召唤？

他问，你觉得一年四季中哪个季节最美？

我说，我们中国的小孩子都期盼着过年，就像你们西方的圣诞节，中国的春节在冬天，往往伴随着雪花。所以，小时候喜欢冬天，鹅毛大雪、白茫茫一片的家乡很美，纯净的天地就像这普诺岗日冰川一样。但是，长大后我似乎更喜欢春天和秋天，气候宜人，不热不冷。你呢？

他说，我一直都认为冬天最美。加拿大人喜欢冰上曲棍球、滑雪、溜冰，我们很多快乐的记忆都与冬季有关。有人说，四季之中，雪的召唤是家园的召唤，是靠近灵魂最亲切的声音。我想这是上苍的表达，更何况我们已站在一年 365 天被圣洁的冰川所覆盖的世界第三极。你想到了什么？

我说，现在大脑缺氧，头脑空空的，像一张白纸，我怕再高点我会没法呼吸死掉了。什么烦恼忧愁都不记得了，倒是想到了小时候一些美好的画面。

他说，这里海拔只有 5700 米，深呼吸，调整一下呼吸频率，我这儿有氧气，如果难受我给你拿。

我说，没事，我已经适应了高海拔环境，待一会儿没关系。据说到达珠穆朗玛最高峰 8844 米，人连一分钟都活不了，当你觉得氧气最宝贵的时候，其他都是浮云。这一刻觉得能活着下山，等会儿有热水喝、有面包或白馒头蘸老干妈酱吃就是幸福！

他说，是啊，所以在这里会让人的心特别宁静，欲望变得纯粹，想法也变得简单。世界有第三极，人也有第三极哦。

我问，人的第三极？

他说，嗯，人的南极是自我，北极是他我，第三极就是本我，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灵魂，就像雪的召唤是四季之中最贴近灵魂的声音，来自我们内心第三极的召唤就是我们最真实的自己。

我被他的话打动，沉默不语，这是个奇怪的陌生人，他眼角愁思的皱纹让我想窥探他有怎样的人生。在他的眼里，纯净无瑕的世界第三极哭了，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化与雾霾，它在消融；人的第三极哭了，因为心理环境的恶化与雾霾，它在迷失。

他闭上眼睛，嘴角轻轻上扬，微笑着说，嘘，你听，灵魂深处的声音。

我虽觉得他言行怪异，但还是照做了，那是一种奇妙的感受。

爱情在你眼里是什么？

奶奶说，爱是针与线的关系，不可分，不可离。

母亲说，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。我这只萝卜这辈子是栽在你父亲这个坑里了，拔出来就会没了性命，他这个坑也会被填平，还是好好在坑里待着吧。

史蒂文说，爱就是这蒸笼格子里的香味。

我说，它会逐渐散去。

他又说，但香味已经渗透到骨肉里，熟了就会随着热气自然溢出来啊，即便菜凉了香味依然还在，你根本无法阻止。

史蒂文的话让我不由想起作家阿来的小说《尘埃落定》里，麦其土司和他的“傻瓜”儿子有一段关于“爱是什么”的对话：

“告诉我爱是什么？”

“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！”

“你这个傻瓜，是泡泡就会消散。”

“它们会不断冒出来。”

你认为 21 世纪什么最贵？

他说，你怎么这么“二”，你“二”你自己知道吗？

我说，知道啊，我没觉得“二”不好。你怎么能长这么帅？你帅你自己知道吗？

他说，知道啊，从你眼睛里看出来。

我说，不要脸，我夸你两句就行了，你怎么比我还能得瑟？真是棋逢对手，自愧不如，甘拜下风！

他说，咱俩彼此彼此，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

他的中文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越来越强了。

他又问我，知道 21 世纪什么最贵吗？

我说，还用问吗？都写在教科书里了，人才！

他说，答对了一半，人才是帮你创造物质财富的，越多越好。还有一个也和人有关，是帮你创造精神财富的，但这帮你创造精神财富的，一个就足矣。

我问他，那是什么最贵？

他说，soulmate！我大学的中文老师以前讲过一个古老的中国故事，叫作“高山流水觅知音”，英文里对应的有个词叫 soulmate。Angel, I'm sure you are my soulmate.

这是我听过的世间最美的情话。

你怎么称呼你的爱人？

我奶奶称呼爷爷“孩他爹”、“挨千刀的”，爷爷称呼奶奶“孩他娘”；

我母亲称呼父亲“国庆”、“老姜”，父亲称呼母亲“知音”、“老范”；

我们这辈，未婚的男女朋友也开始称呼对方“老公”、“老婆”，“亲爱的”、“宝贝”、“小心肝”更是司空见惯。总之，两斤花椒炒二两肉——肉麻！人前人后秀恩爱，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！

情侣爱人之间的称呼越来越蜜，越来越甜，心与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，情感保质期也越来越短。

就像中国自古以来的习俗里，乡下人都会给孩子取小名，长辈的人讲究越贱越好，说是名字越贱越好养活，将来越富贵，“二狗子”、“鸭蛋”、“臭坑”、“长剩”等名字就是常见的小名。

这样看来，伴侣之间的称呼定律似乎可以同理论证，这实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。

什么最让人恐惧？是死亡吗？

我问，为何想在丫姑镇度过余生，只是想落叶归根吗？

父亲说，世上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准备、准备、准备，准备长大、准备买房子、准备结婚、准备生子、准备升官发财、准备死亡，只是对下一辈子没做准备。我只想在我的余生为我下辈子、为我们姜家下辈子多积德。你能健康快乐，就是祖上几辈人积累的福报。

我问，您怕死吗？

父亲说，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刚见面就咒你老爹死啊？

我说，哪有？您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啊，我盼着您长命百岁呢。您刚才说准备这个、准备那个，说到准备死亡，我突然想到那年登上海拔 5700 米处的普诺岗日冰川，我和史蒂文都有个体会，海拔再高一点儿，停留时间再长一些，我们可能会缺氧窒息，死亡离我们非常近。史蒂文说，人类最恐惧的死亡其实很简单，上一秒在呼吸，下一秒大口喘气，接下来永远停止了心跳，所以珍惜生命，活着有馒头吃就是幸福。

父亲说，史蒂文说的不全对，还有一样东西更让人恐惧。

我不解，期待父亲的答案。

父亲说，死容易，活着难。最怕活着的人痛不欲生，生不如死，内心饱受煎熬与折磨，寻死觅活的那个过程。

我说，这就是史蒂文说的人生第三极。

前言

经过了一百年，爱情也好像转了一整圈，也许这也是一种轮回。
我的爷爷和奶奶相识一天就“闪婚”，但是厮守了一辈子；
我的父亲和母亲经过五个月自由恋爱结了婚，也是不离不弃、相伴了一生；
可到了我们这一辈，重现了“闪婚”，但却是“闪离”；
也有人自豪地谈了五六次恋爱，睡过 100 多个异性，可却落得顾影自怜，
形单影只，在伴侣的选择上仍然是迷失的羔羊。
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？

小时候，
我奶奶曾跟我说，
若一个人能安详的死去，那他的一生将是圆满的一生。

奶奶的坟墓位于村南部的墓地里，在中国乡村的墓碑中因独特而显眼。
她信仰基督，墓碑上是十字架，坟墓前摆的是鲜花。

我曾问过奶奶为什么信奉基督？奶奶最直白的回答是，方圆百里找不到寺庙，却找到了上帝。

1926 年，祖爷爷在军阀混战中被炮弹炸死，祖奶奶孤苦无依，牵着我 4 岁的奶奶的手，一路乞讨，到了离家 70 多里路的丫姑山拜佛，她们在那里避风避难，睡了一个好觉。那时寺庙的部分建筑已被拆，一大半区域做了民国学校；

1969年，我11岁的父亲身患疾病，寻遍良医，无药可救，痛心疾首的奶奶用小车推着我病重的父亲又去了丫姑山，哭了一天一夜。那时佛堂已完全被毁，贴满了“文革”的大字报。

1993年，父亲的工厂倒闭，失魂落魄，酗酒度日。奶奶再次独自一人踩着小脚去了丫姑山，可那里已完全成了废墟，奶奶瘫坐在废墟上。

晚年的奶奶遇到了从美国回归故里养老的张老先生，老先生在镇上开了一家孤儿院，收养附近乡镇的孤儿，并传播基督教。于是乐善好施的奶奶成了孤儿院的义工，并成了一名忠诚的基督教徒。

于是，我想写点什么，
关于沉沦与爱情，
关于迷失与信仰，
以此纪念我已逝的奶奶！

我们质疑爱情，却依然渴望被爱，抑或相爱；
我们批判宗教，却依然崇尚信仰，抑或灵魂；
只能说，
一代又一代，
我们永不停息地寻找灵魂深处的自己！

当我第一次历经千辛万苦，见到普诺岗日冰川的时候，阳光下晶莹剔透的冰川圣洁而庄严，我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个世界第三极，开始审视自己的懦弱与渺小。

登上海拔5700米处的普诺岗日冰川，俯瞰辽阔的羌塘无人区，会让人的心异常平静。在海拔的压迫下，人类最恐惧的死亡距离我如此之近，它其实很简单，上一秒在呼吸，下一秒大口喘气，接下来永远停止了心跳，所以珍惜生命，活着有馒头吃就是幸福。

我曾在这里遇到我最爱的男人，而另一个爱我的男人也在这里向我告白。

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冰川上，似乎伸手可以触碰到高原的云朵。我这颗精疲力竭的心，在自然的抚慰中得以休息片刻。原来，一切挣扎和怨恨都来自于狭窄的心境。

我必须感谢冰川，让我变得谦卑，使我认识到自己惊人的心理力量，在匆忙的人生跑道上终于有时间停下来，重新衡量，继续前行。

我想起了童年的丫姑镇，想起了冬日里奶奶的烘笼，想起了土匪爷爷传授给我的“上大人”纸牌。

我愿，从此，不再迷惘。

我想起了44岁时破产而离开故乡的父亲，想起了武汉的590路公交车，想起了为爱痴狂的高级妓女July姐。

我愿，从此，不再哀伤。

我想起了威尼斯圣马克广场的鸽子，想起了清迈早晨寺庙里的钟声，想起了上海的静安公寓和那个菲律宾大龄女青年。

我愿，从此，不再癫狂。

我想起了曾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他们。

我愿，从此，见空性，发悲心，了悟人生无常。

于是，我想为这些人、这些事写部小说，记录下我生命里无数个扣人心弦的瞬间，感谢曾给我感动的他们。

更重要的是我想写给远方的他看，让他知道，有一个女孩在海拔5700米处的普诺岗日冰川许下心愿，期待着跟他说，好久不见！

可是，我又该从哪里开始下笔？

那就开启我记忆的密码，从童年的故乡小镇说起吧，去感知百年孤独与人间冷暖变迁。

而我发现，没有恒常，一切皆无常，但有一个“我”始终还在原点。

就好比我在踏遍千山万水，克服艰难险阻，从海拔只有700米的丫姑山出发，终于登上海拔5700米处的普诺岗日冰川，可最终我还是依然魂牵梦绕丫姑山。

只因，一刹那间的豁然开朗，原来那里既是原点，也是我向往的至高点。

CONTENTS

目 录

- 第1章 丫姑镇的童年往事 / 001
- 第2章 烘笼与郢中的冬天 / 013
- 第3章 一种叫“上大人”的旧式纸牌 / 031
- 第4章 土匪爷爷抢来的亲 / 038
- 第5章 安详的死去 / 046
- 第6章 乡恋：《小花》那部电影 / 057
- 第7章 圣马可广场的鸽子 / 066
- 第8章 鄂商的44岁 / 084
- 第9章 武汉的590路公交车 / 101
- 第10章 如若，寻爱，星星竹海 / 124
- 第11章 富人的游戏 / 142
- 第12章 上海女人的资本 / 152
- 第13章 女魔头的职场独裁统治 / 163
- 第14章 高级妓女July姐 / 174
- 第15章 静安公寓里的最后一晚 / 188
- 第16章 普诺岗日冰川上的合影照 / 194
- 第17章 花马天堂是迷失的天堂 / 204
- 第18章 怪咖老外的CS火山石项链 / 220
- 第19章 十年后的生日蛋糕 / 244

- 第20章 洋女婿到丫姑镇过年 / 252
- 第21章 寻找西藏男人次旺 / 282
- 第22章 突如其来的二次伤害 / 291
- 第23章 咖啡吧里的经济适用男 / 313
- 第24章 一款《寻找墨竹》的游戏 / 326
- 第25章 塞纳河畔的求婚 / 335
- 第26章 回到丫姑镇 / 343

后 记 / 356

第1章

丫姑镇的童年往事

我叫姜墨兰，1984年农历10月25日出生在湖北郢中市的一所乡镇医院里。我的爷爷阮天成解放前是个土匪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鄂商小贩，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卖货郎。奶奶姜大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郢中县城里的名门之后。我的父亲姜国庆是第二代鄂商，保守、隐忍、小富即安，但反哺情结深入骨髓，也是20世纪80年代末依靠倒卖国库券个人财富迅速膨胀的湖北商人。母亲范知音是每逢三月三、九月九的凌晨就起床赶去郢中皇城祈福的人，被我誉为“姜国庆同志的头号铁杆粉丝”。

我在这样一个“有味”的家庭里长大，接受各种思想的冲击，感受什么是酸甜苦辣的和谐共荣。

因父母爱国，他们不仅认购了大量国库券，还积极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，让我有幸成为家里的独女，被四个大家长宠爱。20世纪80年代的街头，你问人们爱国的直接表现是什么？老百姓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：“买国库券、支持计划生育！”这两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始终位于爱国表现排行榜的前列。

小时候我调皮，爬过树、掏过鸟窝，却从没见过山。长大后我爱上了徒步旅行，翻越了世界上一座座高山，在海拔5700米处的普诺岗日冰川遇见了我的男友史蒂文。那时，他还是一个满头金发的加拿大人，当一年后他成为我的男友时，由于脱发严重索性剃成光头，一酷到底，可见“亚历山大”，岁月蹉跎。女人向世界宣告“重新开始”的标志性动作是从长发剪成短发，男人只能从短发变成光头。

史蒂文是上海外滩最奢华的北半球酒店的运营总监，有着迷人的笑容和精湛的厨艺，对着装和就餐礼仪相当讲究，跟我一样喜欢徒步旅行和登山，是个勇敢的北美绅士，但 30 岁的他却有“恐车症”，还很怂地怕黑，惧怕乘坐私家车的副驾驶座位，更畏惧开车，他时常惶恐不安地从车祸现场的噩梦中醒来，白天过于焦虑还会产生眼前血流成河的幻觉，患有重度“创伤后应激障碍”心理疾病。为此，我带他看了半年的心理医生才逐渐好转，并教他学会了开车。2010 年 8 月，他带着一根 CS 火山石项链来到中国西藏，为的是寻找他母亲索菲亚在普诺岗日冰川的足迹，却没想到在海拔 5700 米的地方遇见了我。

我的父母对我的历届男友都百般挑剔，审核严格，史蒂文也不例外。他们对史蒂文唯一满意的一点是他属猴，我属鼠，从八字上看比较吻合，所以才意外地催促我 2011 年底带史蒂文回郢中市丫姑镇的老家——高丰村过新年。

丑媳妇要见公婆，洋女婿也总归要见丈母娘的。

为了这段跨国恋，我的母亲范知音找算命大师看生辰八字的时候，她让大师为难了。

母亲问：“我闺女的男朋友是老外，能不能算？”

大师闭着眼睛，摸摸胡须说：“天南地北均可算。”

母亲又问：“可他不是在中国出生的，是加拿大人，怎么算？加拿大和中国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，会不会有影响？”

大师眉头微微紧锁，额头开始出汗，连摸了几下胡须说：“请先把他的生辰报给我，准不准难说。我的意见仅供你参考。”

我聪明的母亲不甘心，思考片刻，突然恍然大悟：“大师，可以把加拿大时间换算成中国的，我再报给你算算？加拿大时辰和中国时辰都帮我看看。”

大师微笑点头：“这是最好不过了。”

母亲走出大师的工作室，十万火急地给我打电话：“兰儿，把史蒂文的生辰换算成中国的时间给我。”

“妈，您又搞什么啊？我在开会呢。”当时，我正在上海的公司会议室里

和客户商谈，小心翼翼地接了电话。

“哎哟，我不会换算啊，我着急，大师很难约，我花了不少钱呢，你赶紧算好短信我，我在这里等着啊。”母亲在电话那头催促，急躁不安。

估计，史蒂文是中国算命历史里，唯一测算八字准确的洋人。古代中国，有几个算命大师会去换算时差？

丫姑镇从来没有出现过洋人，也没有谁家的子女带过洋人回家。2011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上午，史蒂文和我们一家人走在镇上的集市添置年货，买些烟花爆竹。人山人海的集市里，史蒂文紧紧牵着我的手，四处张望，像初次进城的乡下姑娘，什么都新鲜，他被中国人乡村集市的热闹景象惊呆了。

人们停下手里的活，像看大明星一样看着蓝眼睛的帅哥史蒂文，有位骑着农用三轮车赶集的小青年主动提出要与他合影，出于北美人的礼貌和热情，他欣然答应了。

可是，他忽视了中国人的从众效应。

在一刹那间人声鼎沸，我来不及拉着史蒂文撤退，英俊帅气的他已成了集市的中心，被赶集的乡亲们包围。我的手与史蒂文渐渐松开，距离越来越远，我想挣扎着回头抓住他，在0.1秒的时间里，我手里的经典款香奈儿单肩包“吱”一声，包带被挤断。

“巴嘎！你大爷的！”我被无情地挤出了人群，拎着我的香奈儿欲哭无泪，痛彻心扉！

那一刻像生死离别，我的耳边神奇回荡着邓丽君的《再见，我的爱人》这首歌曲，“Good-bye, My love……从此和你分离，不知哪日能再见”。一个大婶提着几只活鸡也挤在人群中，活鸡们受了惊吓挣脱了绳子飞到人们的头顶上，撞落在人群脚下，鸡毛飘在空中像冬日里的鹅毛大雪。集市上的中华田园犬也来凑热闹，人群外跑来跑去“汪汪”叫个不停。

我终于理解了什么叫“鸡飞狗跳”。

人们纷纷上前掏出手机要求跟史蒂文合影，滑稽的是镇上文具店的老板拿出记号笔请他签名，随后乡亲们再次蜂拥而至，请他在衣服、帽子、硬纸